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二十二回 泗國公病中遺語 楊安人夢後勸言

滿水決時無定歸，楊花吹處總依違。淑媛貞靜幽閒德，水自停流花不飛。

卻說夢卿病好已是五月端午，滿宅內各門各戶，高貼雲符，雙插艾葉。早飯後都在康夫人房裡飲雄黃菖蒲酒，林、燕、宣、任、水五家，俱送彩絲、角黍、桑椹、櫻桃等物。午後在雲屏房內私宴，夫妻六人，團樂而坐。

飲酒中間，耿朗依雲屏、夢卿之言，定於初六日會邀公明達、季狸，並與泗國公、太僕卿、通政使奉送食物。初七日內裡請棠、荊、合三位夫人，外邊會耿月旋、耿月兄等九個。初八日請蔣春侯、信安侯及盧氏、胥氏中表諸親，初九日請林、燕、宣、任、水五家。一連四日，即傳諭眾允、需有孚預先料理，本日卻大賞內外大小僕婦。坐間香兒道：「這樣炎天，必須如大伯父家前廳，高敞幽深，差不受熱。」愛娘道：「還不如水伯母家後樓，綠波繞檻，碧樹盈窗，自有一段清涼景況。」

耿朗道：「記得五年前，每逢端午日，必住各處遊賞，如南城金魚池，西城高梁橋，北城滿井，東城鬆林。雖處處徵歌，家家市酒，未免冗雜，而林泉名勝，實以供清賞。」香兒道：「如今為何不去游耍？」耿朗道：「一則官私羈擾，二則酬酢難辭。且自有眾卿以來，不復有向時俗態矣。」愛娘笑道：「這是為四娘來了，方才不去，不然為何四娘獨闕？莫不知彼處有畫中人麼？」於是合坐皆笑，是日耿朗盡歡而罷。

不覺過了四日酒筵，至初十日早晨，香兒、彩雲各回家歸寧。剛才起身去後，就有泗國府內家人飛馬而來，說：「大老爺舊病忽犯，十分沉重。」耿朗不及更衣，即走馬前去。內裡康夫人、雲屏、夢卿，隨亦坐轎而往。原來耿忻自宣德元年秋間吐瀉之後，每時要發。到這五年五月，已四個年頭，轉成勞瘵，而此次較前加重。見了耿朗，便歎道：「我以祖蔭，重荷國恩。常思以馬革裹屍，立功域外。不期事與身違，行與時忤。

又復疴此不起之疾。碌碌終老，一事無成，猶恨死之不早也！我死後汝若承此職，須勤國事，無墜家聲。姪婦燕氏，幽閒貞靜，後必生剋家之子，吾志有所托矣！」須臾耿憬、耿懷、荊氏、合氏、耿月旋、耿月兄陸續皆到，耿忻又向耿憬、耿懷道：「兄弟之誼，行將盡矣！所慮者汝兩人年老，諸子尚幼耳！我之無嗣，聖上所知。爵之承襲，自必有旨。我死後切勿過哀，免致老病，以累幼兒。所有家私，我意令燕姪婦輔助汝嫂，俟汝嫂死去分析與月良、月旋、月兄等，何如？」耿憬、耿懷俱各權許。棠夫人、康夫人令夢卿近立牀前，耿忻道：「自汝至我家，我未嘗以汝為媳。汝之立心行事，我所未及也。汝其任勞任怨，以助汝伯母，勿逆我意！」夢卿退後，因又向耿憬、耿懷道：「生子當如季子章，生女當如燕夢卿。不然，則徒多業障耳！」說畢，合目而坐。是日俱未回家。次日病覺少輕，眾人俱各暫回，留耿朗、夢卿、耿月旋、耿月兄侍看。耿朗私向耿月旋道：「怕父終身不置妾，年老不繼子。曠達有之矣，奈不可以為訓何！」耿月旋道：「伯父作事，從不與人計議，亦不用三思，隨便行去，若經意若不經意，然卻無一失著。即如表季子章為耀武衛守備一事，兄先知否？」耿朗道：「此事不但伯父未向我言，即季子章於初六日見面之後，亦未到我。初九日奉旨補授，初十日即遇病發。我既不敢問，而子章又不來，正不知因何事而有此不意之遭。」耿月旋道：「想伯父之薦子章，非不知子章乃吾兄之友也。若告知吾兄，未免有私。子章之受薦，非不知伯父為兄之伯父也。所以不告吾兄者，亦明其無私也。兄數日未進署，故不得知。何不差人去取邸抄來看？」耿朗即令升階走馬取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署理總管京師十二營大都督耿忻謹奏：查有南陽大盜黨賊、寇四維者，李彬、張輔之漏網，高煦謀逆，實助惡焉。事敗亡命，轉寇山左諸路，掠物無算，殺人盈千，文武官以之罷去者在在多有。近乃密邇輦轂，以道士葉淵為之師，晝伏夜興，種種不法。本月初七日，耀武營守備左虛，收捕被殺。臣隨遣果勇營將弁，又獲重傷。臣正提兵前往，乃有本處武生員季狸，幼習儒業，素諳輶令，糾集鄉民，鼓勵散卒，破葉淵邪術，手刃寇四維，生擒黨賊等五十餘人。復推功於千總克讓，智勇謀義，兼而有焉。除條列季狸擒殺方略進呈外，祈將臣備員禁衛不能整飭行伍、肅清地方之罪，交部嚴加定擬。此是宣德五年五月初八日具奏，初九日奉了一道詔旨道：葉淵、黨賊等著即梟示。守備左虛照例瘞卹賞。所遺耀武營守備之缺，即以季狸試用。耿忻免議。

耿朗看畢大喜，送與夢卿看。夢卿道：「子章他日之名將也，君可謂得所友矣！」耿朗道：「朋友以補人倫之不足，然我之交公明子通、季子章也，皆出於卿內助之力。向非卿言，幾失良友。」夢卿道：「內助多矣，寧獨妾哉！」因將邸抄令人送與雲屏、愛娘。又說與雲屏，令人將耿忻病勢，告知香兒、彩雲，好來看視。

再說彩雲回家，楊安人接著，母女兩人用畢茶飯，楊安人道：「我前日細看燕家姑娘，面龐兒比你四個都好。言語溫柔，行事大方。姑爺為何反合他不甚和好？」彩雲道：「為甚不和好，只是房次太多，他又不甚活潑，故覺得有些參差。」楊安人道：「不甚活潑，卻是他的好處。若五房內都活潑起來，誰能容誰？你們為甚麼亦合他不對？」彩雲道：「亦無甚不對處，只是他大些，自覺得有些不稱意。」安人道：「這就錯了。

他又不恃富挾貴，倚材逞色。若說天子知名，公卿敬重，是來頭大處，則那孝、節二字，你們學得來否？如何反不稱意？」彩雲道：「我合他卻無甚不對，只是四娘時常有些言三語四。」安人道：「任家姑娘雖說憐俐，終是小家氣象。看你伯母棠夫人，叔母荊夫人、合夫人待二娘四娘處，便知二娘四娘的好歹。我昨夜夢見燕家姑娘的臥房門前，臥著一物，其形是豬，其色正白，滿身毛片，都作星斗之文。我想此豬恐非尋常之豬，或者是神聖因他孝節無雙，特來保護，亦不可定，將來必有靈驗。況且他上表章、卻婚嫁，是大有材智之人。若你們後來激惱了他，未必不受他的虧苦。別人我都無干，你若有甚是非，教我如何放心？」彩雲道：「母親有命，女兒敢不遵依？只加意和好就是。」安人聽畢，方才歡喜。午後彩雲上宅後小樓，憑窗四眺，忽見壁上有詩兩句道：碧紗窗子隔紅塵，春睡沉沉夢亦新。

卻是大前年夢中和韻之作。因自歎道：「世事如漆，人生若夢。我現在雖有所托，而從前之悠悠忽忽，奇奇怪怪，至今兀自不解。何造化之顛倒人以此哉！」乃命汀煙磨墨提筆，續兩句道：

千個鶯兒千個燕，幾回喚醒玉樓人。

是夜就在樓上過宿。至十一日午後，與楊安人閒坐。汀煙稟說道：「大娘差惟寅來告訴，說大老爺現在病重。」彩雲即便收拾進城，惟寅騎馬前引，汀煙坐車後隨，日平西即到泗國府內。才下轎，香兒是惟清騎馬前引，綠雲坐車後隨，恰亦到來。一同看過耿忻，見過棠夫人。是日香兒彩雲與夢卿商議，兩人暫且回家。次日十二，康夫人帶了雲屏來換夢卿回家息宿，定下此後兩日一換。只是這一來有分教：思瑤姬之狎昵，夢繞巫山。感甄女之歡欣，汀及洛水。